
明史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二十六

錢用任　崔亮　陶凱
牛諒　曾魯 秦約 陳思道 張衡　張籌
李叔正　任昂　李原名
任亨泰 門克新

錢用任字成夫廣德人元南榜進士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出使張士誠留爲行省左右司郎中參張士信軍事於淮安進行省參政鎮淮徐邳三州淮揚歸附授按察司副使尋遷中書省參議吳元年改御史臺經歷預定律令洪武元年秋定六部官以

部尚書初定制未備郊廟社稷諸儀皆中
臣議行之至是禮儀祭祀宴享貢舉之政始有專屬
先後議釋奠耤田禮皆令用任參考以聞用任言釋
奠禮曰周制凡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學春夏
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漢儒以先聖爲周公孔子
先師爲詩書之官若禮之高堂生樂之制氏詩之毛
公書之伏生可以爲師者蓋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
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天子視學
則有司總祭先聖先師魏正始中使太常釋奠於辟
雍晉成穆孝武皆親釋奠隋制國子監每歲四仲月

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則用春秋仲月唐初釋奠
儒官爲祭主直書博士姓名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監
祭酒爲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乃令司業爲亞獻博士
爲終獻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幸國子監釋奠開
耀景龍中皆皇太子釋奠於太學開元中詔春秋釋
奠以三公攝事著之常式若遇大祀則仲丁州縣用
上丁宋元因古禮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仲秋
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
士亞獻國子監祭酒終獻言籍田禮曰祭法爲群姓
立社曰大社王自立社曰王社亦曰帝社

社在籍田之中詩載芟序云春籍田而祈
官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詩擊土鼓以樂田畯
鄭氏曰始耕者爲先農也漢立官社文帝令官祠先
農即神農也晋武詔復二社北齊及隋文改曰先農
唐神龍中禮官祝欽明議先農與社本是一神請改
先農壇爲帝社壇以應禮經王社之義至開元禮又
采齊隋之議復曰先農宋陳祥道曰先儒謂王社建
於籍田然國語王籍則司空除壇農正陳籍禮而歷
代所祭先農而已不聞社也詩序所謂春籍田而祈
社非社稷建於籍田也其說不同若籍田之制月令

天子孟春之月帥公卿諸侯大夫躬耕季秋之月藏帝藉之收於神倉周禮地官内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於王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其制如此然先農之祀與躬耕同日禮無明文惟周語云農正陳藉禮而韋昭註云祭其神爲農祈也至漢以藉田之日祭先農其禮始著由晉以下至於唐宋其禮不廢政和間罷享先農爲中祀命有司行事止行親耕之禮南渡後復親祠先農元雖議耕藉而竟不親行其祠先農命有司攝事今議耕藉之日皇帝躬祀先農禮畢躬耕藉田

以仲春擇日行事制從之又定乘輿以下冠冕服御
之禮文煩不載時儒生多習古義而用任考證未詳
確其後諸典禮多有更定惟用任所定遂為永制云
是冬請告賜錢帛令與妻子居湖州
崔亮字宗明藁城人吳江浙行省掾明師至舊館來
附授中書省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以母憂去亮為
曹司時郎位大祀諸禮皆亮所條畫而丞相善長上
之由是知名洪武元年禮部尚書錢用任請老乃起
復亮代之二年亮奏言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
受職況括後唐志云凡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今擬

圜丘方澤大祀前期遣使預告百神曰某年月日皇帝將有事於某咨爾百神以相配事宜增天下神祇壇於圜丘之東方澤之西詔從之帝以郊社諸祭壇而不屋行禮之頃或驟雨沾服失容因諭亮考求故事亮按宋祥符九年南郊值雨就太尉廳望祭元經世大典亦載有壇垣內外營建屋以備風雨之文乃詔有司於二丘壇南建殿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如值風雨則於此望祭日中有黑子司天臺言祭天不順禮所致帝命亮更定亮奏言成周祭天惟從以日月漢祭天有列星一千五百十四位唐宋及元損

蓋不同國朝止祀日月星辰及太歲至為簡當甫然之而止復問郊祀拜位正中而百官朝叅則列東西何也亮對曰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地升自子陛壯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荅陰之義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荅陽也若群臣朝叅亦荅神之義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皆由卯陛朝班則避馳道其義不同亮之援据古今倉卒占對皆傅經義旣請行宗廟之祭用四孟月及歲除又考定群祀若每年太歲十有二辰之神天下名山大川五岳四瀆四海或登或望及日主月主從祀專祀考據詳核帝皆允行仁

祖陵成堯既請定陵號又請下太常行恭告禮太常
博士孫吾與奏以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
位之明年將作卽營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
陵如漢文帝起霸陵以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在御豈
有陵號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
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陵葬之日
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恭告之禮亦决無有蓋
陵號與廟號不同廟號爲大行之號不恭告不可故
必上册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嗣之王所
以識別先後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亮

欲行祭告禮臣竊以為非宜亮執奏曰帝王孝治天下加以陵號歸崇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尊崇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加祖考陵號而不以告祖考若非情理之宜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詔從之三年卒亮當國家草創凡大射軍禮朝會箋奏諸儀與初議升祔學校皆其所定而所最詳者在祀典

陶凱字中立臨海人博學善屬文尤工詩領至正鄉

薦除永豐教諭不就歸洪武初以薦徵入同修元史
書成授翰林應奉教習大本堂授楚王經三年擢禮
部尚書時國家初立制度未備凱旣諳故實凡議朝
廟諸禮儀與崔亮等雜采周官儀禮及漢唐宋之制
酌定以聞帝輙報可初舉制科命凱定科舉式頒於
天下明年會試以凱爲主考帝親策士又充提調官
取進士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得人之盛自此始其
程文進御前凱序其首簡後遂爲定例初未有奉先
殿帝將諭凱曰嘗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升遐久旣
不逮事生宜盡所以追遠之道凱以太廟已有常祀

乃奏請於乾清宮之左別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致祭用常饌行家人禮帝從焉帝以前代樂章多謏辭或未雅馴命凱與詹同等更製於是爲宴饗九奏樂章以進甚稱旨長至日侍帝齋宮凱言皇帝升中於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駿奔之列宜有篇什以紀慶成遂命凱首唱諸臣俱和翰林學士宋濂爲之序其後從駕巡行多應制之作陪祀太廟扈蹕還朝輙有所奏帝未嘗不稱善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凱屬草凱復言漢唐宋時皆有會要紀載時政今起居注雖設

其諸司所領諭旨及奏事簿籍宜依會要編類爲書
庶可以垂法後世下臺省府者宜各置銅櫃藏之以
備稽考俾無遺闕帝俱從之五年句容縣民獻嘉瓜
同蔕者二帝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凱進曰
句容陛下祖鄉也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禎祥獨見
於此帝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懽連理兩岐之
麥與同蔕之瓜比比而有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
應之卿令乃歸德於朕朕何德以堪之哉賜其民錢
而遣之未幾出爲湖廣參政尋召還爲國子祭酒復
以晉王府右相致仕凱嘗自號耐久道人帝聞而惡

之凱在禮部時朝使往高麗主客誤用符驗後追坐
論死
牛諒字士良東平人洪武元年舉秀才為典簿與張
以寧使安南安南王卒以寧留洱江使諒入其國宣
諭威德使還稱旨擢工部員外郎進本部侍郎六年
拜禮部尚書定釋奠禮及大祀分獻禮與詹同等議
省牲冠服御史答祿與權請祀三皇帝下其議禮官
併命考歷代帝王有功德者廟祀之諒奏三皇立廟
京師春秋致祭太常掌之伏羲配以勾芒神農配以
祝融黃帝配以風后力牧正位南面祀以太牢配位

東面祀以少牢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各就其陵立廟每歲仲春以一少牢致祭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帝武帝宣帝明帝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宗仁宗亦宜就陵立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帝命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立廟京師其守成賢君就陵立廟皆每歲春秋祭之八年諒奏京師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裔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議附祭於各行省如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瑣里則附廣西三佛齊爪哇則附廣東日本琉球渤泥則附福建高麗則附遼東

甘肅朶甘烏思藏則附陝西又奏各行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嶽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俱從之又奉詔定文武官誥命制度諒爲人樸茂多聞議論精密坐累降本部主事尋復職致仕去

曾魯字得之新淦人年七歲能暗誦五經或欲以神童舉之其父不聽稍長日取三史記之尋及其餘凡數千年國體人才制度沿革無不能言者遂以文學聞於時元至正中魯率里中豪集少壯共保鄉井數其井酒爲衆開陳順逆衆無敢爲非義者人號其里

曰君于鄉洪武初名魯纂修元史總裁官宋濂稱魯
謨葺功最多史成賜金帛以魯居首復預編類禮書
議禮者羣起魯於衆中揚言曰某禮宜據某說則是
從某說則非有辯詰者必歷舉傳記以告尋授祠部
主事開平王常遇春之薨也高麗王遣使來祭魯欲
觀其文使者固靳不得已始出之外函襲金龍黃帕
函中文不署洪武年號魯讓曰龍帕誤耳若納貢稱
藩而不奉正朔君臣義安在使者謝過命易去乃已
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魯取其副視之
其主陳叔明也魯曰前王日煃今何以驟更名趣白

尚書詰之使者不敢諱始具知叔明叢曰煙位瀕不
自安故托修貢以覘朝廷意帝曰島夷乃爾狡耶卻
其貢不受由是帝器重魯嘗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
何官對曰主事耳即日超六階進禮部侍郎帝將歸倭
人俘命儒臣草詔魯具藁以進帝悅曰頃者陶凱文
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其昌乎未幾命主京畿
鄉試會甘露降鍾山群臣爭以詩應制魯獨進賦帝
命侍臣取諸作更番誦之至魯文獨喜其整核歎曰
此曾魯作耶豈斬進可臻至哉是冬以疾乞休未抵
家卒嚴陵徐尊生嘗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以舌

爲筆者曾得之也以筆爲舌者宋景濂也其見推重如此洪武中禮部侍郎二十餘人其知名者自劉崧曾魯外有秦約陳思道張衡約字文仲崇明人博學工辭章洪武初舉文學之士名試愼獨箴約文第一擢授禮部侍郎尋以母老乞歸著書甚衆久之復徵入朝陳三事皆切直仍乞歸卒思道字執中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刑部主事執法不回帝知其賢超拜兵部右侍郎益勵風節人莫敢干以私改禮部左侍郎三疏乞歸居家不植生產守令造門常不得見行義見稱於時衡萬安人與思道同舉進士授禮

科給事中奏疏剴切擢禮部右侍郎尋轉左以慎見褒載諸大誥後以言事忤旨死

張壽字惟中無錫人父冀峭直任氣張士誠既破會其將莫天祐猶固守無錫不下冀率父老爭之天祐意沮復縋城謁平章胡美請勿戮降人美大喜許諾城中人賴以得免壽舉元江浙省試第一洪武四年尚書詹同薦授翰林應奉未幾改禮部主事奉詔與尚書陶凱編集漢唐以來藩王事蹟爲昭鑒錄六年擢湖廣行省參政九年召爲禮部尚書命與學士宋濂定諸王妃喪服之制壽有文學記誦淹博又在禮

曹久其於歷代禮文沿革俱所諳曉然頗善附會先
是吳元年建大社大稷壇於宮城西南皆北向社東
稷西又嘗命學士陶安等議圜丘方澤宗廟社稷諸
議悉從其說行之已數年矣既而天子以創業之始
凡一切禮樂皆宜有所更定而社稷國初所建未盡
合禮且悉沿前代之舊不足以彰一代盛典遂命禮
部再議於是籌上疏請立壇於宗廟之右社稷合為
一壇罷勾龍與棄配位奉仁祖淳皇帝配饗大社大
稷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道帝覽奏大悅乃命有司
改築壽又疏言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故書

稱成湯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後世列爲中祀失所以崇敬之意至唐陞爲上祀而國初復仍中祀祭服或用通天冠絳紗袍或用皮弁行禮訖未有定今有事社稷旣奉仁祖淳皇帝配其禮嚴重宜爲上祀具冕服以祭奏可籌旣驟更祀典其說最當帝心顧通儒或竊非之十年坐事罰輸作十二年再起爲本部員外郎其秋復尚書任尋以事免繼籌者朱夢炎字仲雅進賢人元至正進士爲金谿丞以博洽聞太祖召居賓館命與熊鼎集古事爲質直語教公卿子弟名曰公子書上之除國

子博士時被顧問奏對詳雅爲文章皆有根據帝益重之遷翰林編修坐累謫官起爲禮部員外郎進侍郎洪武十一年拜尚書帝方稽古右文夢炎援古証今剖析源派如指諸掌朝論咸服未幾卒官

李叔正字克正初名宗頤靖安人年十二能詩長益潛博時稱江西十才子叔正其一也以薦授國子學正洪武初告歸未幾復以薦徵至京師仍爲學正遷渭南丞同州蒲城人爭地界累年不決行省以委叔正叔正單騎至其處剖析數語立決渭南歲輸糧二萬豪右與猾吏夤緣爲奸田無定額叔正履畝丈量

立法精明諸弊盡剔公私稱便還興化知縣尋名爲禮部員外郎以年老乞歸不許除國子助教於是叔正三至太學矣太祖方鋭意文治於國學人才尤加意然諸生多貴冑不率教者叔正嚴立規條旦夕端坐督課撫倦色朝諭賢之擢監察御史奉命巡嶺表瓊州府吏啣其守許以賂公座簽表文叔正劾之守得白抵吏罪太祖嘉之曰人言老御史懦乃明斷如是耶擢湖廣參政遷布政使名入爲禮部侍郎進尚書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瑶等貢方物及馬匹帝却其貢命叔正移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

國王王居滄海之中傳世長民今不奉上帝之命肆侮鄰邦縱民爲盜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吾奉至尊之命移文與王王若不審巨微効井底蛙仰面觀天自以爲大無乃構隙之源乎王涉獵古書不能詳細素號曰倭然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歷魏晋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貢方物當時帝王或授以職或爵以王或睦以親由慕義誠故報禮厚也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晋慕容廆元世祖皆嘗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鑒也王其審之未幾卒於官年六十四叔正妻

旻氏當陳友諒陷南昌時投井死叔正終身不再娶時人義之

任昂字伯顒河陰人早有文譽元末舉進士除知寧晉縣不赴隱居以經史自娛洪武初薦起爲襄垣訓導十一年擢監察御史十五年拜禮部尚書帝方加意太學以祭酒李敬吳顒不稱職先後罷免命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大學士宋訥曹國公李文忠兼領國子監事矩度煥然一新會司諫關賢上言國家崇尚經術選士於鄉邇來郡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教養既無成法選舉歲至缺員甚至俊秀生員點充承

差乖朝廷育賢之意昂乃奏定天下歲貢士從翰林院考試定其高下以為殿最明年命科舉與薦舉並行昂倣上科場成式觀前加詳取士之制始定廣東都指揮狄崇王臻為次妻乞封下廷臣議昂議曰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妾不可為嫡魯莊公妾成風僖公母也稱為夫人春秋非之哀公庶子荆之母嬖將立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古者夫人殁貴妾攝內事不得稱為夫人為庶子而貴推恩其母亦不得稱夫人並嫡也崇臻所奏非禮不可許從之遂命昂及翰林院定嫡妾封贈例因詔同吏部

定文官封贈例十一廕叙例五頒示中外又請更定冕服之制序朝叅坐次議上皆從之昂奏毁天下淫祠其合祀典者宜正其稱號蜀祀秦守李氷宜以漢守文翁宋守張詠同祀密縣祀太傅卓茂鈞州祀丞相黄覇彭澤祀丞相狄仁傑皆遺愛在民李龍遷於隆州謝夷甫於福州皆為民捍患吳丞相陸遜以勞定國其祠在吳宜以子抗從子凱配元總管李黼立祠江州元帥余闕立廟安慶從闕守皖全家殉義者有萬户李宗可宜配享闕廟皆從之明年命以鄉飲酒禮頒行天下復令制大成樂器分頒天下儒學是

特以八事考課外吏次第雲南功賞事不隸禮部帝
咨余昂主其議本年署吏部事予告歸
李原名字資善一稱彥名安州人洪武十五年以通
經儒士舉爲監察都御史二十年使平緬歸言思倫
發懷詐竊伺且言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爲
遠人所輕金齒衛指揮李觀處事寬厚蠻中愛服帝
馳諭西平侯英等嚴備邊勅獎觀而擢原名爲禮部
尚書是歲比清朔漠南收羅甸四裔震讋朝貢之使
不絕帝既用原名策平定麓川緬甸諸蠻凡遠方之
薄是以咨之高麗王奏遼東文高和定州皆其國舊

壞乞就鐵嶺屯戍原名言數州舊爲元所統皆屬於
遼高麗地以鴨綠江爲界今鐵嶺已置衛不宜復有
陳請帝命諭其國守分土撫生靈王昌權國事數遣
使請入朝帝謂原名高麗廢立自由三綱已斁數請
入朝必有隱謀不可許原名請勅遼東守臣高麗王
至卽阻歸歲時但令陪臣奏事安南國歲貢方物帝
念其勞民原名以帝意諭之令三年一貢自是皆爲
定制以帝命行養老之政中明府州縣歲貢多寡之
數定官民巾服之式皆著爲令建歷代帝王廟原名
請以風后力牧等三十六人從祀帝去趙普安童阿

求而增入陳平馮異潘美木華黎餘悉如原名奏曾
吏堯定喪服之制進士王希曾請喪出母原名以其
非禮請書爲葬凡郊祀宗廟社稷嶽瀆諸制先後諸
儒臣論定時有詳畧帝悉令原名更正之諸禮臣惟
原名在任久所釐定最詳二十三年以老致仕
任亨泰襄陽人洪武二十一年進士及第授翰林院
修撰是歲再行科舉法而亨泰由太學生爲進士第
一太祖喜召祭酒宋訥褒諭之久之設詹事府郎擢
亨泰爲少詹事亨泰儀觀甚偉端重自持進止皆有
容度人以此稱之二十七年進禮部尚書曰照民江

伯兒以母病割股肉食之不愈禱岱嶽誓母愈當殺子以祀既而母病痊竟殺其三歲子有司以聞帝怒曰禮爲長子三年服伯兒滅絕倫理亟捕治之杖伯兒百戍海南命亨泰定旌表孝行事例亨泰議曰人子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謹其醫藥臥冰割股事匪恒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墮宗絕祀尤不孝之大者宜嚴行戒諭倘愚昧無知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明年議秦王喪禮因定凡世子襲爵之禮會討龍州趙宗壽命同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

以護邊防與納逋逃時帝以安南篡弑絕其貢勿與通至是聞詔使至震恐亨泰為書述朝廷用兵之故以安慰之初吳伯宗嘗使其國以名德為交人所重致馴象方物亨泰科名與伯宗埒國人以為盛事敬禮有加及楊靖徵其軍租遂奉命惟謹先後使安南者以吳任並稱云使還坐私市蠻人為僕降監察御史未幾思明土官與安南爭界詞連亨泰坐免繼亨泰者門克新鞏昌人以薦為秦州教諭洪武二十六年秩滿來朝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克新直言無隱授為左春坊左贊善時紹興王俊華以善文辭授

右贊善帝諭吏部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役華者重
直言故也先是教職給由至京帝詢民間疾苦嵩
吳從權山陰張桓皆言臣職在訓士於民事無所與
帝怒曰宋儒胡瑗爲蘇湖二州教授皆兼經義治事
當時得人爲盛今汝平日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
不悉雖有賢才亦爲所誤漢賈誼董仲舒皆起於田
間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
今既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
如是乎命竄之邊方且榜諭天下學校使爲鑑戒至
是克新敷奏亮直帝甚重之二十九年擢禮部尚書

未幾以疾請告命太醫給藥物不輟其俸及卒命有司護喪歸葬

論曰安上全下莫善於禮明承元後禮制壞極矣帝銳意修明斟酌損益勒成一王之典非用任亮凱輩之力與觀諸臣論辨術術原本經術視叔孫通之雜采秦儀鄭康成之旁引讖緯不啻過之矣猗與休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二十七

陳遇　秦從龍　葉兌

范常　潘庭堅子黼　宋思顔

郭景祥李夢庚 盧青中 孔克仁　楊元杲阮弘道　王濂

毛騏子驤　夏煜

陳遇字中行應天人天質沉粹篤學博覽尤精象數之學元末爲溫州教授已而棄官歸隱居樂道學者稱爲靜誠先生太祖渡江以秦從龍薦發書聘之曰予因豪傑兵爭干戈四起提軍東渡遂取金陵慨然有濟世之志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今雖將士如

林而惟握主謀議者尙乏其人比聞先生世居江左
名德彰然才兼文武識蓋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
昔湯文曾徵伊呂先主猶聘孔明予不敢希蹤前主
先生當比跡曩賢儻以弘濟蒼生為念幡然肯來敷
陳遠略非去舊武實欲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與
國終始豈不偉與過乃起既見與語大悅遂留幕中
參密議日見親信至三幸其第語稱先生諸計畫多
祕不傳授之官輒不受太祖即帝位問保國安民大
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且請以復先王禮教
為首務再授翰林學士皆不受賜肩輿一乘衛士十

人護出入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隱還朝密
有陳奏賜金帛除中書左丞力辭明年召對華蓋殿
賜坐命草平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
辭西域進馬甚奇引入親閱過引漢故事以諫除太
常少卿又辭帝不可沉吟良久從之遇嘗病帝遣使
醫療久之病愈入謝帝望見遙呼君子除禮部尚書
又固辭帝曰士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
以成卿之名也自是不煩以事每從容燕見賜坐侍
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以爲常遇溫良
謹恪人有過被譴輒力爲救解帝素重遇每從其言

多所全釋帝嘗從容言先生有子可令帶刀衛朕還曰臣三子皆幼請俟異日帝悅賜兼金對衣當是時帝寵禮過諸勳戚大臣無敢比者十七年卒賜葬鍾山子恭累官工部尚書有能聲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仕元官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避居京口太祖克金陵命徐達取鎮江軍將發謂達曰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之意達既下鎮江久乃訪得之太祖喜甚命從子文正及李文忠奉金綺造其廬聘之從龍與偕來太祖親至龍江迎入還同居帥府

與共朝夕訪以時政從龍感上推誠盡言無隱太祖即元舊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咨謀往返問答皆密書於漆簡親幸左右莫得而知屢至其第與燕飲稱先生而不名居數年卒年七十帝親臨哭之厚恤其家

葉兌字良仲寧海人以經濟自負尤精天文地理卜筮之學太祖已定寧越規取張士誠方國珍而察罕兵勢甚盛發使至金陵兌乃獻書列一綱三目言天下大計一綱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卧草廬與先主論三

分形勢其言被無一不譽所謂先定其規模者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并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請詳言之昔漢祚既微群雄角逐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今之李察罕是也然劉氏承高光之餘澤民未忘漢故曹操倚之爲重今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固不侔矣孫權倔起江東曹操臨以百萬之衆舉國震恐魯肅獨建大策勸權不降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

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吾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蘄春與皖郎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所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兼可守淮矣張氏傾覆可坐而待淮東諸郡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況僻在遠方竊聞察罕妄自尊大致書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故敢效魯肅獻國家之計三目一取張九四九四之地南包杭紹北

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昔田豐說袁紹襲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羨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自古智謀之士皆欲先傾敵巢穴則其手足枝葉不攻自潰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紹湖秀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繞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其稅糧以贍軍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紹興

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若以彼糧道在吳淞呆門也若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糧盡援絕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一臂先斷杭城勢孤亦難獨守湖秀風靡羽翼既剪然後進攻平江搗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二取溫台慶元方國珍狼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郎奉書納款後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遣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昶賚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

既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獪如是最宜興兵問罪然彼以水為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沿海鬼掠備東掩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抗越一平即當納土其心不過欲款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之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沒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還稱義師之盛氣已先挫今方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誘之而化也事宜速不宜緩遲則不服攻圖雖則遲疑坐變宜諭之後還置官吏拘集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也三取福建

福建本浙江一道倚山瀕海兵脆城陋兩浙既平彼心計浙江四道三道既已歸附吾孫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辯士力耳如復稽於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二道並進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帝奇其言欲留用之力辭賜銀幣襲衣以歸後數歲削平天下規模次第畧如允言

范常字子權滁人太祖至滁常杖策謁軍門與語意合留置幕下從克和州見諸將兵不戢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太祖立名諸

將切責軍中所掠婦女悉還其家民大悅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常爲文禱於上帝其辭曰今天下紛紜生民皇皇墜於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元祚未終則群雄宜早息其亦群雄中請自其始若民厭元德有當膺天命者天命宜首歸之無使生民久阽危苦存亡之機驗於三月太祖嘉其能達己意命與文牘授元帥府都事取太平定集慶皆與謀議尋命爲太平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困兵革當綏輯令得所常興學恤民以簡易爲治寬廉有穀數仟石請於朝給民之種者秋稔輸官公私賴

起居三年民觀愛之名入爲侍儀訪以時政及古今
事宜皆具以質對洪武元年擢爲翰林直學士兼太
常卿帝初即位既意稽古禮文群臣集議間有異同
輒以問常常能參合衆言委曲當上意尋以病免歸
歲餘帝手詔徵詣闕仍故官帝宴閑輒命儒臣列坐
賦詩爲樂常每先成語多率帝笑曰老范詩真朴殊
似其爲人也還起居注乞歸帝賦詩四章送之賜宅
於太平子祖歷官雲南左參政有修潔稱
潘庭堅字叔閑當塗人元末爲富陽縣教諭浙東兵
起行省留置幕中謝去太祖駐太平陶安入謁帝詢

汴以汪廣洋及庭堅對歙太平翼元帥府遂以庭堅爲教授帝初渡江江東豪傑未有至者賓從之彥參機密者惟庭堅安廣洋及王愷而已庭堅以慎密謙約爲帝所稱下集慶擢中書省博士取婺州改爲金華府以庭堅同知府事時上游諸郡次第平定擇儒臣撫綏之先後用安廣洋於江西而庭堅與愷守浙東及太祖爲吳王設翰林院以庭堅爲侍讀學士與安同名而庭堅已老子瀾亦以來學爲帝所寵用乞告歸洪武四年復召主會試瀾字章甫初師陶安授太平府學教授改金壇簿未幾擢起居注從宋書

省左司郎中吳元年除江西湖東道按察使會修律令留爲議律官書成卒楷謹飭類父而文采淸雅過之父子皆由鄕校顯時以爲榮

宋思顏不知何許人太祖克太平以思顏居幕府贊謀畫從定集慶置江南行中書省太祖總省事以李善長及思顏爲參議預決機務多所裨益建大都督府以思顏兼參軍事太祖嘗視事東閣天暑汗沾濕更衣衣皆數經浣濯思顏進曰主公躬行節儉衣浣濯之衣以朴素風天下甚善但恐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終始如一太祖甚悅曰汝往時有美名主者

不能用及歸於我數進讜言贊益不細命賜之帛他日又進曰句容有虎為害旣捕獲宜即除之今乃豢之民間日飼以犬何益太祖曰善命取二虎一熊殺之分其肉賜百官思顏在左右隨事納忠多類此後出為河南道按察僉事坐事死

郭景祥字仲德濠人博涉書史善謀斷從渡江嘗與文書佐謀議初置江南行中書省以景祥為右司郎中調浙東分省尋復入置大都督府為府參軍性直諒遇事敢言太祖甚親信之嘗曰景祥文吏而有折衝禦侮之才能盡忠於我可以任此遂兼充滁州某

平溧陽以城郭不完繳命景祥作治之既而和州守臣言州城久廢命景祥相度郎故址城之九旬而工畢太祖以爲能授和州總制景祥益治城隍樓櫓廣屯田練士卒威望肅然和遂爲重鎮太祖賜璽書褒勞之仕終浙江行省叅政又有李夢庚者鳳陽人從渡江掌軍機文字與景祥同時爲左司郎中同調浙東分省入爲叅議兼督府叅軍謝再興守諸全所部左糜二將私販易吳境太祖怒殺二將召諭再興命夢庚往諸全總制軍事再興忿夢庚一旦出已上遂叛執夢庚降於吳夢庚死之𥚃祭功臣廟又有孔克仁

者荀客人由都事進郎中太祖數與論天下形勢及前代成敗克仁多所贊益出知江州入爲參議坐事死詹彥中者臨淮人由都事遷員外郎亦有聲望以參軍出守辰州進湖廣行中書省參政以政績聞
楊元杲字文素滁人家世儒者太祖駐兵於滁適天大旱憂之元杲言於太祖曰滁之西南豐山中有柏子潭龍祠每禱輒應既禱或魚躍或黿鼉浮皆雨徵也太祖卽齋沐往禱訖立潭西崖久之無所見乃彎弓注矢祝曰神食茲土其可不恤吾民與神約三日必雨不雨則毀神祠因連發三矢潭中而還及期雨

課對克果由是爲太祖所知與同里阮弘道數侍左右日見親幸既入集慶立江南行中書省授元果弘道左右司員外郎是時幕中軍務絡繹命僧侯克善陶安更番掌行機宜文字悉當太祖意尋進元果本司郎中會討叛將蔣英命詣金華總理軍儲事賊平始召還而弘道亦於是歲以郎中從大都督文正鎮南昌豫人入寇圍南昌甚急弘道佐文正督率諸將晝夜拒守以待援兵城竟得全尋擢宣徽院使元果弘道皆界太祖最故又皆儒雅嗜文學練達政體而元果智慮尤閑密見器於帝帝嘗曰文臣相從渡江

掌詩書文字勤勞十餘年如楊元杲阮弘道李夢庚侯原善樊景昭者子孫皆令世襲所鎮撫其後元杲歷應天府尹弘道歷福建江西行省參政皆卒於官元杲有子貴尤博學強記以詞翰知名薦授大名知縣至周府紀善原善全椒人初與元杲同爲員外郎後歷參知政事

王濂字習古定遠人少嗜學事親以孝聞初爲縣吏參長皆賓禮之汝穎兵起濂往說其帥留爲萬夫長梁官工部尚書聞太祖克金陵渡江來歸李善長其婦兄也爲言於太祖得召見除執法官讞獄平允遷

中書員外郎出爲浙江按察僉事治行著聞大風晝晦詔求直言濂具陳民瘼太祖爲之緩征洪武三年卒帝深痛惜之謂善長曰濂有王佐才今死朕失一臂後善長坐事帝歎曰使王濂在必不至是其見重如此

毛騏字國祥定遠人太祖自濠引兵趨定遠定遠大姓初挾令以守聞軍至皆遁騏獨扶令降太祖善之留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由是見禮遇取滁州擢總管府經歷典司倉廩兼晨昏曆稽將帥之失伍者從渡江爲行省郎中是時太祖左右惟李善長及騏文

書機密皆兩人協贊尋授驍騎議官親征婺州命麒權理中書省事委以心膂俄病卒太祖親為文哭之仍臨視其葬子驤以管軍千户從征漢沔定荆襄下吳興皆有功擢親軍指揮僉事從平中原進指揮使廣州段士雄反驤討平之捕倭浙東斬獲多擢都督僉事為太祖所親任嘗掌錦衣衛事典詔獄後坐胡黨死

夏煜字允中江寧人好學有俊才從天台寸復學詩遂以詩名江左太祖下太平與孫炎楊憲並召置幕下克集慶用為中書省博士婺州平調浙東分省兩

使方國珍咸稱旨太祖伐陳友諒儒臣惟劉基及煜侍左右鄱陽戰勝太祖與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竟斃友諒其年冬太祖在武昌煜家人有越境販鹽者太祖怒其犯令與檢校陳養吾照磨陳子初等俱執至軍前褫衣置小舟中縶黃鶴樓下三日風濤震撼諸人多死煜得全太祖終愛其才洪武改元使總制浙東諸府兼巡撫方太祖之定江左也以檢校高見賢爲耳目偵伺察諸司不法事纖巨畢聞見賢遂與煜專以搏擊爲事大臣自李善長以下咸畏之反側而揚憲與凌說又好以法繩人太祖嘗曰吾任此

數人譬如家有惡犬人自畏憚於是日見親信四人
嘗言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雖善長無相材然與我
同里涉歷艱難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既為天子善
長須為宰相若輩無復言見賢嘗建議務中外職吏
墾田和州諸往墾者咸怨之既而見賢坐贓亦令墾
田諸从群詈曰若建此議今亦來耶詭吳元年為浙
東按察使服敝衣以見太祖曰汝久居通顯而衣履
若此得毋儉不中禮乎對曰此臣生平所好也太祖
曰儉固美事無若公孫弘飾詐則善矣詭斷而退當
數人者用事被責不指揮者職撤巡京師亦以善稹

察為太祖所任遂虐人取賂橫行都邑久之事覺竟棄市而煜等諸人亦多以不良死人咸快之

論曰自古創興大業維得士為急矣明祖求賢若渴有志者爭趨之厥初幕府僚佐蓋實繁有徒焉如諸臣或獻策或効忠欵欵懇懇多所裨益大都皆參預帷幄者也陳遇葉兌固淡於榮位雅具高致自餘功名所就亦未聞大有顯達即位而後剖圭析土諸臣殆無一得預焉豈果盡才智弗若與抑各有命數為之也若夏煜等專事搏擊以逢上意其終以獲罪也固亦宜哉

明史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二十八

楊維楨　危素
張以寧　程徐
秦裕伯　答祿與權

楊維楨字廉夫山陰人少時日記書數千言父築樓鐵崖山中積數萬卷去其梯俾讀書樓上踰五年貫穿經史百氏雖老師弗及也因自號鐵崖元泰定中舉進士署天台尹改錢清場鹽司令以狷直忤物十年不得調會修遼金宋三史成維楨著正統辨千餘言總裁官歐陽玄讀且嘆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

將薦之而不果轉建德路總管府推官擢江西儒學提舉以兵亂未及上往來吳越間張士誠累招不赴遣其弟士信就維楨問計因獻五論且復士誠書曰閣下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謂閣下不可及者有四兵不嗜殺一樂聞善言二儉於自奉三厚給吏祿而誅奸貪四也此東南士大夫庶幾望閣下可與有為者也或意閣下孜孜求治上下決不使相狥直言決不使見遺毀譽決不使亂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不少也僕獨疑閣下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括民租銓叙私人不承制出納國

稟不上輸受降人不疑任忠賢不能不茲也六者之中少有一二可致覆邦閣下奈何不省也况乎為閣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親族姻黨者有般剝之權無祿養之法矣其假佞以為忠其托詐以為直其飾貪暴以為廉良閣下信佞為忠則臣若靳尚者用矣信詐為直則臣若趙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良則賤驕者進廉臧者退矣是非一繆黑白甚淆矣閣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賛之人未見砭切箴病規進閣下於遠大者使閣下有可為之時有可

乘之勢而訖無成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者寡為身謀者衆也苟無内變必生外虞此不待智者後知明者後察也閣下狃小安而忽長慮待無懈東南士大夫之望乎惟幸采僕言無溺群小之聽則小伯可為錢鏐大伯可為晉重耳齊小白也不然悔之晚矣書到士誠不從諸用事者合謀共目為狂生其後士誠竟以是敗維楨徙居松江之上造門受業者無虛日太祖自初起兵時雅聞維楨名洪武二年召諸儒纂禮樂書以維楨前朝老文學遣使徵之是時維楨年近八十矣謝使者曰豈有老婦將就木而再理嫁者

耶明年復遣有司敦促賦老客婦謠一章進御白皇帝曰吾之能不殺吾所不能則可否則有蹈海死耳帝許之命以安車送闕凡四旬所纂叙例畧定遂乞骸骨抵家卒著書數百卷皆行於世維楨詩名擅一時學者宗之號鐵崖體所至好引接士類士相率趨附雅不善飲酒然頗耽聲樂出必以女伎從酒酣輒戴華陽巾披羽衣自吹鐵笛與歌聲相應和賓客皆次第起舞歎以此依隱玩世遂為禮法士所嫉維楨岸然不屑也同時有郭翼者字羲仲崑山人文學清亮所學尤長於易維楨數稱之翼亦嘗上書士誠勸

其反汎政柔時進取且尚若宴安逸樂坐銷精鋭由
方豪傑並起吳其必爭之地雖欲閉境自守勢將日
蹙其可保乎士誠怒異言切欲殺之始劉阻士誠曰
郭生策誠善大王縱不能用獨不能度外置之奴士
必乎乃得逸去太祖嘗徵授訓導冀怏怏不自得與
雖稍稍先沒
危素字太樸金谿人唐撫州刺史全諷之後少通五
經大指以文學見重於時游吳澄范梈之門皆折行
輩與爲禮南臺中丞張起巖少所稱許獨推服素扶
之入大都薦授經筵檢討歷官中書參知政事翰林

學士承旨出為嶺北行省左丞上疏言事不報棄官
居房山者四歲明師將抵燕淮王帖木兒不花監國
起為承旨如故素首至而師入乃趨所居報恩寺將
投井寺僧力挽之大呼曰公無死公不食祿有年矣
且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無國史也素遂止兵垂入
史庫往告鎮撫吳勉輦其書出之元實錄得以存者
素之力也帝悉召元故臣來京素等陛見命以新衣
冠帶之尋授素翰林侍講學士數訪以元興亡之故
且詔撰皇陵碑文皆稱旨會甘露降鍾山廷臣稱賀
翰林應奉唯稼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中及太寧下

及萬靈則膏露下起居注魏觀曰陛下寬租賦戒傜
役百姓懽豫此所謂和氣之凝也於是素進曰王者
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茲者降於松柏蓋
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素因勸帝告宗廟頒示史
館帝不許素等皆頓首謝頃之坐失朝被劾罷居一
歲復故官兼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嘗偕諸學
士賜宴屢遣內官宣勸又御製詩一章以示恩寵命
各以詩進素詩最後成帝獨覽而善之曰素老成
殆有先憂之意他日帝御東閣側室中素行簾外履
聲橐橐然帝問誰何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

是文天祥也於是御史王著等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尚列侍從詔謫居和州曰可令守余闕廟也歲餘卒先是元之滅宋也江南浮屠總攝楊輦眞珈方怙勢淫虐嗾其徒嗣古妙高請毀宋會稽諸陵寢是時丞相桑哥擅政即可其奏眞珈遂悉掘徽宗以下諸陵攫取金玉珍寶無遺已乃盡裒諸帝后骸骨建白塔於杭之故宮名曰鎮南以示厭勝而入截理宗顱骨爲飲器眞珈敗其貲皆籍於官飲器亦入宣政院以賜所謂帝師者素在翰林時宴見備言始末帝嘆息良久謂素曰宋亟初無大失德元與宋亦無世

仇既取其國何乃縱奸人肆惡如此耶特遣主事谷秉義之北平時訪顱骨所在得諸西僧汝納所諭有司瘞於高坐寺之西北其明年紹興以永穆陵圖來獻遂勅葬故陵蓋實自素發之云

張以寧字志道古田人父一清仕元至福建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以寧年八歲或訟其伯父於縣逮繫獄因詣縣伸理尹異而詰之以寧自言能為詩命賦琴堂詩立就伯父由是得釋以寧亦遂用童子知名元泰定中以春秋舉進士由黄巖判官進六合尹内艱免官滯留江淮者十年順帝徵為國子助教累至翰

林佑讀學士知制誥當元之季在朝諸遺老如虞集歐陽玄揭傒斯黃溍之屬多相繼物故而以寧有俊才博學強記擅名於時時人皆歸重呼小張學士王師取元都與危素等偕赴京奏對稱旨復授侍讀學士特被寵遇洪武二年秋奉命使安南封其主陳日煃爲國王御製詩六章遺之甫抵境而日煃卒國人先以印誥授其世子以寧不聽留居洱江上諭世子告哀於朝且請襲爵既得命使復使者林唐臣至然後入境將事事竣報世子服三年喪令其國人効中國者頗簡精黃禮安南大悅天子聞而嘉之賜以寧

璽書比諸陸賈馬援再賜御製詩八章及還道卒遣
官歸其柩勅有司所在致祭仍給三歲祿以贍其家
以寧為人潔清家居不營財產其奉使往還也自襆
被外無地齎裝本以春秋致高第故所學尤專春秋
嘗為說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生殺萬物天地之心
無心也至仁焉耳矣賞罰萬世聖人之心無心也至
公焉耳矣聖人與天地之心一也惟聖人能知之能
言之游夏且不能與而謂後之人若左氏若公穀氏
能盡知且言之乎世之學焉者頗欲任傳以疑經其
亦惑矣以寧言春秋多所自得數與後輩講說家涉

卷所撰胡傳辨疑最號辨博惟春王正月考猶未就、及寓安南者踰半歲時時命筆不輟既卒業甫閱月而病已革矣先時以元故官來南京者推危素及以寧名尤重素長、於史以寧長於經素家元史藁俱失傳而以寧春秋學遂行家古田翠屏山下學者稱翠屏先生門人石光霽字仲濂泰州人讀書五行俱下洪武十三年以明經舉授國子學正十七年進博士作春秋鉤玄能傳以寧之學

程徐字仲能鄞人元名儒端學子也至正中以明春秋知名由校書郎歷部主事監察御史國子司業拜

兵部尚書致仕大軍入元都徐妻全氏抱二歲兒與
女瓔赴井死徐降為吏部侍郎洪武二年帝命釋奠
禮止行於曲阜孔廟天下不必通祀徐上疏諫曰伏
覩今春上丁先聖先師釋奠之禮權且停罷人心惶
惑士氣銷沮臣徐愚戇不知所裁夫古今祀典多矣
而獨社稷三皇與孔子通祀天下何哉社稷者生民
之本三皇者開極之主而孔子者萬世之師民非社
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三代而上
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
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

而人極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道則其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一日不可無孔子之教則其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舉其祀非所以維人心扶世教也若謂孔子之神不能一日盡歆天下之祀則三皇后稷亦皆人鬼仍得通祀又何說焉陛下誠欲稽章前代之文以正祀典宜於春秋仲月上丁遣使致祭於曲阜林廟仲丁致祭於京師廟學令天下府州縣於季丁通祀焉如是則既

有等殺之節無覬覦之嫌其於崇功報本之道庶無
遺憾耳矣帝不聽後卒用其言徐旋改刑部侍郎三
年陞尚書卒徐精勤通敏治繁理劇事無留滯能文
工詩有遺藁傳於後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人仕元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
遭世亂棄官客揚州久之復避地上海養母母卒居
喪盡禮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太
祖命中書省徵起之裕伯對使者曰食元祿二十餘
年而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孝也乃上
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帝乃手書

爺之曰海濱之民好鬬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地苟
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得書喟然而與歷階緋徊
潸泗橫流乃偕使者入朝授侍讀學士固辭不允帝
登鍾山與學士朱升張以寧等庵從擁翠亭給筆札
賦詩甚見寵待二年改侍制旋爲治書侍御史三年
始詔設科取士以裕伯與御史中丞劉基爲京畿主
考官裕伯博辨善論說占奏悉當帝意帝數稱之出
知隴州卒於官
蔡祿與權字道夫其先螙部人有别號蔡祿者子孫
因以爲氏四世祖抄思始仕元爲萬户與權舉至正

初進士由秘書監管勾歷河南北道廉訪司僉事入
明寓居河南之永寧為人博學強記以元故官召赴
京師洪武六年用薦者言授秦府紀善改監察御史
是歲重刊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從與權請也盱眙縣
民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十六本與權言天產嘉祥
皆所以兆國家之福明聖世之應也茲者瑞麥乃上
帝假草木以彰君臣異體同心之象又產於盱眙地
屬臨濠固帝鄉也是宜薦諸宗廟用慰祖宗在天之
靈且新麥之登尚以時薦況瑞麥乎帝曰以瑞麥為
朕德所致朕菲薄不敢當其必歸之祖宗御史言是

求乞天請祀三皇其略曰庶稽經史伏羲神農黃帝號稱三皇載德大業被於萬世三綱由之而正九法由此而敘者也故堯舜禹湯文武承其道爲統孔子顏曾思孟傳其道爲學統以續其業學以傳其心三皇所以繼天立極爲萬世宗者豈但陰陽醫術而已載其在祀典法施於民則祀之今社稷宗廟山川之神皆得享祭而三皇者獨闕焉非所以崇德報功也臣愚謂陛下宜祀三皇春秋躬行祀事帝覽疏稱善遂因與權言廣之命有司特建帝王廟於京師且遣使者視歷代諸陵寢設守陵戶二人每三年一致

祭其制度晋自此始七年出為廣西按察司僉事未
之任復留為御史又請行禘禮其畧曰古之王天下
者既立始祖之廟必推其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廟而
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
王為始祖推本后稷為自出之帝今陛下受命七年
矣而禘禮未舉宜勅羣臣參酌古今行之以成一代
盛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議者以為虞夏商
周四代其世系明白皆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自漢
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所自出當時所謂禘者
不過祫已祧之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祫禮非禘

禮也今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所自出者猶未、有考則禘祭難於遽行於是與權議遂格未幾擢翰林修撰坐事降典籍進應奉十一年以年老賜致仕帝既停禘禮至嘉靖中禮官復以為言或云禘德祖或云禘顓頊世宗皆不從詔曰可稱皇初祖帝神毋虛主名五歲一行於太廟奉太祖配其禮始定焉

論曰楊危諸人皆勝國之遺臣也維楨晚節頹然自放志猶可哀素則意氣揚揚恬不知恥和州之謫不識何顏入余闕廟耶以寧裕伯之徒議論炎炎未為大觀於正而首尾衡決棄節不終律以人臣大義又

奚所逃乎甚矣士大夫立身一差即萬事瓦裂可勿

懼哉